

最感动我一本 书

重读《我与地坛》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发表近20年,20年来,我不知读了多少遍,每次读,都为作者对生命的感悟所震撼。昨天,女儿拿回她教的高中课本,我才知道这篇文章早被选入高一教材,禁不住又拿出原文读起来。这次读,引起的不再是震撼而是长久的思索。我问自己: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为什么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对人生的感悟那么深刻透彻呢?

史铁生在文章中说:“人真正的名字叫欲望。”正是人生的欲望使他这个仅有初中文化、双腿瘫痪、曾一度想死、每天坐在轮椅上在地坛漫游15年的年轻人,通过对人生的观察和独特的思考,从心底发问:“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有愚昧,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有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命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乏味呢?”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潭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然而,“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有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

史铁生是顽强的,他思考、写作都是在与疾病的双股和越来越衰弱的肾脏的搏斗中进行的。他用生命的跋涉向人们昭示着,一个残疾的生命不仅可以拥有健康的机体所具有的同样的生活,而且可以以自己的心智到达普通人难以到达的质量“高度”。人自一降生,上帝安排给各自的命运就是不公道的,不平等的。关键是你怎样看待人生?如何面对命运?在《我与地坛》中,史铁生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颇有天赋的长跑运动员,第一年在环城赛中得第十五名,见前十名的照片展在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第二年跑了第四名,可橱窗里只展了前三名的照片。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只展了前六名的照片。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第五年,他终于跑了第一名,可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赛的群众场面的大照片。这位长跑运动员的照片最终没能挂到橱窗里。你可能哀叹命运对他不公,但你不能不为他这种争第一的精神所感动。人的生命是一个过程。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冷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魅力与悲壮。

史铁生说他写作就是为生存找一个至一万个精神上的理由,以使生活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更是一个充实、旺盛、快乐和镇定的精神过程。他从创作中获得的幸福,实际是对痛苦的超越。读《我与地坛》不仅启迪我对人生的思考,更要面对灵魂的拷问,我问自己,在自己的生存空间,怎样才能达到企及的目标?这就是少一点怨天尤人,多一点主动拼搏。史铁生的文章和人都是一面镜子,告诉我们:人真正的残疾就是不能健全地看待自己。

河南舞钢报社 李炳镇

与梭罗一起品尝野趣

——读梭罗《野果》

拿起《野果》,看到封面上著者亨利·大卫·梭罗这个名字,一时间我有些恍惚;他真的是那个写《瓦尔登湖》的著名的梭罗吗?真的是那个感动全世界的自然主义先驱梭罗吗?翻开书,确认这个梭罗就是那个梭罗。我心里顿时狂喜,仿佛得着宝贝,赶紧阅读。

《野果》是一本完全可以与植物学专著相媲美的自然科学著作。在书中,梭罗满怀对大自然的忠诚和热爱,以他本人的田野考察过程为线索,详实记录了北美地区多种野果的分布状况、开花结果的具体时间及其生命形态。梭罗像一个真正的植物学家那样认真细致地观察和记录,又像一个童心灿烂的孩子为自己每一个小小的发现欢呼雀跃。这个自然的赤子,他的一生过得实在是太寂寥太充实了。

《野果》延续了梭罗一贯的朴素、庄重、纯美的文字风格,读来如行云流水,美不胜收,让读者的心灵得到沉淀和净化。所以,读《野果》,不仅可以增长植物学知识,更是一次快乐的心灵有氧运动。在《柳叶蒲公英》里,梭罗娓娓写道:“大约是五月二十日那天,我看到柳叶蒲公英结出了第一批籽,并和矢车菊一起各自将种子随风扬到草场四处,密密麻麻,连草地几乎都被这些白色的种子染白了。”在《合果草》里,他写道:“大自然让合果草的叶子被割掉,却保留住它的种子,等到洪水来临时再把它们冲到各地发芽生长。”在冰冷的雪夜里读这样粒粒饱满的句子,一个人心里是难免发痒的,像有种子在里面拼命拱动。

《野果》是梭罗最后的重要作品,花费了他整整10年的心血。书中的篇章,短的不过百来字,长的有万余言,无论长短,读来都余味无穷,让人感到踏实安稳。记得《瓦尔登湖》的译者徐迟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一再忠告读者要把心安静下来,否则根本进入不了梭罗沉静的境界。那么,读《野果》,心也得彻底地安静下来,否则一句也读不进去。只要心真正静下来了,就能到达《野果》里那一大片野趣丛生的森林。

安徽省岳西县委宣传部 储劲松

“重述神话”:用新视角观照传统文化

潘启雯

提到神话,你会想到什么?夸父追日、大禹治水、嫦娥奔月,还是《指环王》、《哈里·波特》?2009年9月初,阿来的《格萨尔王》在全球同步发行,让一个名为“重述神话”的国际图书计划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神话的魅力何在?各国神话如何体现文化的共同和差异?重新演绎的神话,倒映出一个什么样的现代社会?无论是国内——苏童的《碧奴》、叶兆言的《后羿》、李锐的《人间》、阿来的《格萨尔王》,还是国外——凯伦·阿姆斯特朗的《神话简史》、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珀涅罗珀记》、简妮特·温特森的《重量》,参与“重述神话”的作家,往往是用新视角观照被忽略的传统文化。

全球顶级作家“重述神话”

“重述神话”项目早在2005年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著名出版人杰米·拜恩发起,邀请各著名作家进行基于神话题材的小说创作,目前至少有25个国家合作力推这套世纪重磅丛书。由于中选作者均为世界知名小说大家,这套丛书也被国际出版界权威人士称为“小诺贝尔丛书”。

该项目的策划重点是“重述”,既不是对神话传统进行学术研究,也不是对远古神话进行简单改写,而是要求作家们根据自己的想象,结合自己的创作风格对神话加以重构。除了凯伦·阿姆斯特朗的《神话简史》是一部纯神性的作品,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之外,参

与“重述神话”的作家大多选取一个具体神话故事,对其进行“再重构”。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已有十余位诺贝尔奖、布克奖获得者和畅销书作家加盟,其中包括日本的大江健三郎,加拿大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英国的简妮特·温特森和凯伦·阿姆斯特朗,尼日利亚的齐诺瓦·阿切比、葡萄牙的若泽·萨拉马戈、美国的托妮·莫里森、意大利的翁贝托·艾柯、中国的苏童、叶兆言、李锐、阿来等,阵容强大,令人瞩目。

这个项目,从创意策划、风险分担、发行渠道等方面来说,无疑是一个成功的出版案例,

但对于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民族来说,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所引发的“重述神话”这一话题,将长久以来被我们所忽略的传统民族神话——一个国家的文化基因,重新投射到我们的视野之中。与此同时,中国作家对本民族神话进行重新挖掘和叙述,并通过这一全球同步出版项目发行到海外,也将使国内外读者对中国神话及其代表的中国历史文化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用新视角观照中国的古传说

“重述神话”项目的可行性,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神话所提供的广阔的阐释空间和高度的审美价值。不过,“重述神话”项目中各位作家选取的创作蓝本,并非都是严格意义上的神话,其中也包括流传久远的传说、故事等。苏童的《碧奴》就是一部由民间传说改编为神话的作品。

两个致命缺陷

徐上峰

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是一个沉重的问题,当然有东西文化差异的因素。但如果单一以文化差异来解读,显然是有失偏颇的,甚至太阿Q了。日本在文学上与中国接近,其语言文字源起于中国,却产生了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这样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中国作家大部分是不会承认己不如人的,可能有鲁迅所说的“国民劣根性”在作祟,这从每次诺贝尔文学奖颁布后,国内一些作家气急败坏的反映就可看出,在他们看来,这一奖项似乎不是为中国设立的——西方对本国文化不了解。

这显然是在为自己解脱,因为从目前中国文坛来看,的确没有这样的扛鼎人物,即使是贾平凹、陈忠实、莫言、韩少功、张承志,都还无力承载这样一种荣誉。大江健三郎曾经称赞过莫言。得知大江健三郎访华,莫言说,“如果受到邀

请,我将回避与大江健三郎见面,因为我不具备与他对话的资格。”

中国作家的另一个缺陷是,作品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小。中国作家写故事很有一套,比如余华、王蒙、池莉等人,他们写故事很酣畅淋漓,但看多了会觉得,他们几乎把故事写完了,百分之百呈现在读者面前,没有留下可想象的空间。这种代替读者思考的文学作品,不是文学的最高境界。

文学作品鼓励“合理误读”,从文艺学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一定范围内,允许读者有自己的思考,让读者发挥创造性想象力,将他们的想法带到作品中去,对作品进行解构和再创造。因此,对同一文本的阅读,读者的阅读结果不尽相同。

歌德的作品缘何成就高,是因为他的作品含有许多“未解”因素,留给读者去解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也很能说明问题,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就是他的高妙之处,也是他的作品能流芳千古的主要原因。

结合中国现代作家来说,他们喜欢将故事和盘托出,事件和文字传递的意义是单一的,读者看这类作品可以一目十行,并不影响

幽默与荒诞的背后

——读严歌苓《赴宴者》

艾里香

随着《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的热销,《天浴》、《梅兰芳》的热映,华人作家严歌苓,俨然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文坛上的当家花旦。而今,读完她的《赴宴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仿佛在品尝一场夹杂着欲望与腐化的美食盛宴,让人欲罢不能,久久不能忘怀。

小说一开场,就上演了一个无奈而又可笑的误会:董丹是一名北京罐头工厂下岗工人,阴错阳差成了冒牌记者。于是,吃宴会成了他的正经营生。他以冒牌记者的身份整天周旋于各大新闻发部会的宴席上,滥竽充数、骗吃骗喝、领取车马费,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宴会虫”。同时,他还歪打正着地与社会各界

人士相识。其间,他与艺术大师陈洋成为知己,与足疗按摩美女老十发生了一段婚外情。但他总能凭借自己的机灵与小聪明,化险为夷不露马脚。严歌苓巧妙地用美食与美色作为掩饰,将重重骗局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严歌苓采用她擅长的对比手法,既夸大人性的贪婪与邪恶,也不忘渲染人性的善良。主人公董丹在吃香喝辣、酒色艳情之余,隐藏在美食、美女背后的社真真相触动了她的真情。他在鱼翅与黑森林蛋糕里见到了社会的不公,进而想去为那些可怜的老百姓争一口气。当董丹开始尝试着把事实公布出来时,事情又变得扑朔迷离。在面对无人敢报导的重重黑幕,他能否在被人发现真实身份

之前,揭发这一切呢?看似荒谬不可思议的事,但另一方面又让人觉得这样的事或许也是不可能。

在严歌苓黑色幽默的映衬下,小说通过主人公身份的转变,尽情地刻画了社会上多个阶层人物的可笑、可悲、可怜、可叹的嘴脸。

这里有色迷心的艺术大师,有吃不上穿不上的农民工,有为了各种目的的色情服务女郎,还有大啖人体宴的开发商老板……这些人物彼此关联而又陌生,他们之间怎能不演绎出令人发笑的尴尬故事?严歌苓从侧面讽刺了虚伪浮华的风气,并以黑色幽默的寓言,

带领读者对人心的恶善恶欲的现实,扩展了作品的容量,显现了人性与生活的复杂和魅力。

说唱艺人晋美的成长经历展开,牧羊人晋美偶然得到“神授”的说唱本领,从此四处流浪游历,以讲述格萨尔王的故事为生。他在梦中与格萨尔王相会,当格萨尔王对无休止的征战感到厌倦时,晋美也省悟到“故事应该结束了”。从格萨尔作为天神之子降生人世,到降妖伏魔、安定三界,最终返回天界,反映了藏民族从原始部落联盟到国家产生,也就是从格萨尔称王起的这段历史,涵盖了藏民族独特的文化精髓。

“重述神话”出版项目在国内外的报道中均被称为“出版界的奇迹”,意在强调其规模之大、参与作家阵容之强。在笔者看来,这个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和语言的联合项目,不仅是全球化语境下出版界的一项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中“重构经典”话题的具体个案。作为全球首个跨国合作出版项目,它选取“重述神话”这样一个主题,呼应了当下的改写潮流,也体现出具有跨文化共通性的对经典的的关注视角。文学经典正是在被不断阅读、不断抽取灵感、不断重新改写的过程中,焕发出它恒久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样的大规模“重述神话”的举措是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因为其中折射出当代语境下“重构经典”这一话题的巨大魅力。



阅读效果。比如“80后”作家郭敬明和韩寒,他们的语言天赋的确不差,作品也很畅销,但却不能让人回味,缺少深刻的社会意义。

文学批评家认为,“文学文本的背后,总有着作者的意义所在,而这个作者的意义是多元的。”遗憾的是,在国内的文学作品中,很少看到这一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以及其他元素都是固化的。

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在纪实作品《午后之死》中提及“冰山原则”,他认为,“冰山之雄伟壮观,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文学作品中,文字和故事传达给读者的就是“八分之一”,剩下的“八分之七”则是内在的思想性的东西,需要读者的再思考、再体会。在《老人与海》、《丧钟为谁而鸣》、《非洲的青山》、《乞力马扎罗的雪》等作品中,他很好地实践了“冰山原则”,做到“越少,就越妙”。

文学具有相通性和国际性,虽然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中国作家证明自己的唯一方式,但不解决上述两个缺陷,所创作的文学将是不完满的。

值得一提的是,T.J.斯蒂尔思在颁奖演说中猛烈地抨击了电子阅读,“电子图书的到来是在愚弄读者,如果电子图书不退出,图书将只会沦落为不值得印刷的纸片。”

如今,人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快餐化”,读书也逐渐变得“耐不住性子”,什么都浮躁了,幸福感也就随之逃走了。(高志菲)

一周书情

又一位文化老人走了。11月24日,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杨宪益先生病逝。杨宪益与英籍夫人戴乃迭是一对蜚声中外的夫妻翻译家。这对文学伉俪联袂翻译古典名著《红楼梦》,使中国传统文化传播海内外,堪称译坛“绝唱”。他们还翻译了屈原、鲁迅、赵树理、丁玲等一大批作家的经典作品,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很大贡献。

我们不禁反思:季羡林走了,人文精神的光芒黯淡了;钱学森走了,科学领域缺少了璀璨的星光,随着一个个大师的离去,我们还会剩下什么?今天的人们不仅要把学术知识传播出去,还应把研究学问、探索人文的精神传承开来。

“老三届”、“新三届”,是两个“文革”时期的特殊群体。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届》,撷取了这代人中最为普通的一部分人的故事。这些亲身经历了时代变迁的寻常人在他们的字里行间中浸润着不寻常的人生感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每个人的成长史,都是新中国的一个缩影。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别与艰辛。回顾了那一代人,再看今朝,一群被称做“蚁族”的群体正持续壮大。“蚁族”是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这个群体有许多同蚂蚁类似的特点:高智、弱小、群居,却是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

由研究人员廉思主编的《蚁族》,全书中发人深省的文字与图片描述了大学毕业后学子们的苦楚辛酸。不过,在呼吁社会给予关注与扶持的同时,从象牙塔中走出来的“天之骄子”也应摆正位置,找到适合自己的平衡点,循序渐进不断努力才能赢得精彩未来。“蚁族”的称呼或是一种卑微,或是一种负累,但不要摒弃的是蚂蚁锲而不舍的精神。

14065430268,这串数字可不是电影《风声》里的“摩斯码”,而是一本名为《国人健康手机手册》的健康类图书中所谈及的养生代码——即血压最高值不超过140、空腹血糖不超过6,总胆固醇不超过5,零吸烟、女士腰围不超过2尺6寸、男士腰围不超过2尺8寸。有关人员还邀请了著名导演张艺谋“不务正业”为本书作序。“老谋子”在序中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的总导演。无论你这一生多么精彩绝伦,多么让人瞩目垂涎,都经不起健康的‘意外’。”

近期图书市场上的养生类书籍也是蔚为壮观,很多诸如中医养生的健康类书籍都从精神养生、饮食养生、运动养生、起居养生等方面进行了综合细微的阐述。

健康是福,养生是福道。在快节奏生活的今天,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意识刻不容缓。

第60届美国国家图书奖近日在纽约揭晓,作家科尔姆·托凯恩凭借长篇小说《让伟大世界旋转》获得殊荣,而由公众投票选出的国家图书奖60年最佳小说奖颁给了弗兰纳里·奥康纳的《弗兰纳里·奥康纳小说全集》。作家T.J.斯蒂尔思为铁路大亨范德比尔特写的传记《第一大亨》获得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奖。

值得一提的是,T.J.斯蒂尔思在颁奖演说中猛烈地抨击了电子阅读,“电子图书的到来是在愚弄读者,如果电子图书不退出,图书将只会沦落为不值得印刷的纸片。”

如今,人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快餐化”,读书也逐渐变得“耐不住性子”,什么都浮躁了,幸福感也就随之逃走了。(高志菲)

书情报

《预备警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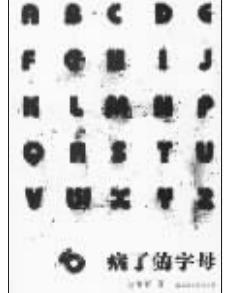
作者:武和平
版本:作家出版社
2009年9月第一版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最新力作。小说以六名警校新生学员曹原、陈嘉桐、丘大任、黄琳、林溪、焦晓晓的精彩故事为线索,讲述了正值青春懵懂的六人各自发生的变故。在经历了万般锤炼磨砺之后,六人终于明白了金锐教官的良苦用心,最终各有专攻,练成绝技。

《病了的字母》

作者:陆春祥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年8月出版



作者按照英文字母的顺序,将文章分门别类,把整本书有机地串了起来。文章中涉及的病、事、病、现、病、象、病、病、病、病、病、病、病、